



01



02



03

严谨的梦幻 RIGOROUS FANTASY

文 - ZiYi Zhou 图 - 受访者提供

20世纪波兰裔法国印象派大师巴尔蒂斯(Balthus)曾说：“世界并不是你所见到的那样，我们可以是表现非现实世界的写实派，也可以是表现不可见世界的具象派。”

穆洪的一生都在做梦——真的梦，那种几分钟前还在枕头上粘着的。他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画家：每日凌晨三点，雷打不动地起身，直奔工作室关门作画，为的就是尽快将那几分钟将醒未醒时的神经元悸动还原到笔墨间。这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坚持或者激情，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艺术家多少都有一点范儿，衣衫不整者有之，标新立异者有之，怎么特别怎么来，生怕不符己有成将有的盛名。而穆洪则看上去更像一个规划师或者药房掌柜。在他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这是瑞士人与生俱来的严谨。一如他的画——安静里有一股穿透力，不为张扬，只是详尽地表述。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艺术之神的一个工具，存在的意义在于将这些连他自己都来不及细想的梦幻细节一一绘下。

无意外问他家头的那幅画需要的时间，答案是三十。是三十小时不，是三十天。这有点令人惊讶。一幅普通中等大小的画，他需要一个又一个凌晨加清晨去细细打磨，除了开笔定轮廓的那几个小时，其他时间都花在每个细节的精细雕琢里。铅笔画最保持，几乎快完成的画框由于一个不小心染上的斑点即时就成了废纸一张，而原来的那个梦早已远走，了无痕迹。于是一切又不得不重新开始。所以大部分时候，穆洪会在画框上再铺上一块开有小窗的纸，一半是增加对整体的保护，一半也颇有类似放大镜的功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假设逻辑，一个严谨的画家笔下却是难以捉摸的梦。而对那些虚无的抽视和再现却恰恰是那样一丝不苟的工作方式；如果我们将它与半个世纪前建筑师们伏案手绘的状况相比，其精妙细作的程度怕是难分伯仲。

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最终是看得见的。因了这样的严谨，他的画亦在玄思的边缘多了一份切实可信。这些无可实现的场景，看似冰冷的色调，却并未给人生硬刻板印象，也没有故弄玄虚的夸张。和许多传统经典画作中的人物一样，人像在他的作品中多半是裸体或半裸的，但这些裸露的人体并不是神话传说的载体，也未与任何肉欲的话题相关。他们仅仅是一种存在，如同日月星辰一般无可非

议，因为不属于任何时代，于是便多了些许遗世独立的韵味。

较真起来，似乎我们可以依照画面给出的元素给这些画设定一些“释义”，但“一百个人看出一百零一部红楼梦来”，每个人对同一作品的切入角度都是不同的。唯有那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一直提醒着我们他们的与众不同：凝固的瞬间与无限广阔的背景之间那些笔墨难以形容的微妙。一段身影，一个几何体，一双手甚至一件衣服，前景常提炼于人们的日常细节，如海道美味菜肴里的盐，不是刻意提起已经被熟视无睹，但又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细部的身后常见的却是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干的广阔，是具象的一片海，一朵云，亦是没有地理标记国家文化痕迹的泛泛其景；与其说那是某个地方，不若说那是自然循环里水的三态概念更为贴切。有时，背景甚至是无边际可循的一种悠远，星际般的浩瀚，而只有那些时不时漂浮着的圆球或者长方体才给出一点点进深的视觉走向。对细节的无微不至和对背景看似漠然对比的不仅是性状的处理，同时不可思议的搭配也是共同主题的回归；梦境的再现。

庄周梦蝶，是为物化。是蝶是梦重要与否，在于每个人的取舍。而画家穆洪只是一如既往地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表态，只记述；不分析，只给出；顺势而动，穷死繁复红，成灰色悲凉。像他2013年在紫禁城的展览，也是几组诗与画的成就。于是，他的作品被挂在琉璃瓦下，琉璃金碧旁，凝聚中国数千个朝代历史文化中心之色，便与这西域异乡的梦境不期而遇。微妙，在这里是沉静得鼓前朝后世重扉幕幕里安然投进的阳光，一霎光柱照亮，尘扬纷纷。而每个尘粒自己又是一沙一世界的境界。谈及于此，穆洪的笑容带着和光同尘的淡然，“是的，中国给我的印象太深刻，虽然此行已经过去不少时日，但我还是需要时间去消化，梦还需要时间。”

一个严谨的画家做着以画梦为生的事，生命的细节在广阔无垠里被提炼或者忽略。亦真亦幻之际，时间在微笑，瞬息和永恒携手驻留。世事不可捉摸，人生大抵如是。若是有心，不妨也为自己“穆洪化”一次，不去深究，不去权衡，只做自己，或者连自己都会去，唯尽心竭力地做好一件想做的心事，便足矣。

01 / *Cambusa à terre*—01 (他们有多少人?)

02 / *La nuit se dissout*—(落幕)

03 / *L'ombre de la tentation*—(因我的罪)

03